

# 駁「佛非全知全能」的謬見

弗因

在我未提筆之前，得須先聲明一下：我既不是唐湘清居士，更不識白衣居士和慧石大師。決沒有人我派別的絲毫存見，你說我是舊僧也好，說我是新僧我也承認，不過，我為佛教的真理和正義，所謂：「理不辯不明，事不辯不顯」。怎能使圓融無碍的佛法而僻處一隅呢？又怎能路見不平而不許旁人剷呢？至於「佛」與「神」的確是當前必須討論，和加以分別的問題。「全知全能」是否屬耶教規定稱讚頌揚上帝用的？或專為他包下來的固有名詞，也得把他弄清楚。這是我要辯論是非的起因，也就是寫這篇文章的動機。

最近在臺灣覺生月刊及菩提樹上，讀到了有關佛能否稱為「全知全能」這一問題的討論，爭辯非常激烈，大有議論紛紛，目空一世的氣概！而在香港出版的無盡燈上，又有慧石大師專題論「神佛之分」，當然針對佛能否稱為「全知全能」而發；我覺得皆有所偏，而近於意氣用事的論調。中間猶以慧石大師那篇宏論，實不敢苟同，因為照那篇命意：佛不能稱為「全知全能」，如果稱佛為「全知全能」，勢必要踏上印度佛教亡於婆羅門教復興後的後塵！我真不知道，讚揚佛為「全知全能」問題有如許之大！印度佛教亡於婆羅門教，大概是因為佛教徒稱讚佛而惹起的禍端？不然，也就是「全知全能」為婆羅門教專有的名詞，於是才混雜不清，致影響佛教亡於婆羅門教的。我很希望慧石大師能把印度教新週史，再細心的讀上幾遍，或許不會有如此的武斷！我認為佛的偉大處，「全知全能」猶不能表示萬一，更談不上作為圓滿的稱頌讚揚之詞，不過唐

居士是對治現實環境，作為權巧投契人心的一種方便罷了。讚美佛的威德之詞固然很多，究竟通俗能使人見而瞭解的，實在很少！又何妨作為「引人入勝」看！佛不僅是「全知全能」是對的，若說佛不能稱為「全知全能」，未免有不明佛法讀死書之板！佛法尚有開顯顯實大就小觀機逗教的方便設施呢！以佛法談佛法就是這樣的談法嗎？白衣居士尚有可原，因為他站在居士立場，而慧石大師乃堂堂比丘，竟將佛法作如此偏僻怪論的謬解！難怪末法多魔，佛法不被世人目為迷信，那才怪事呢！佛經上明明告訴我們：「若有人相我相衆生相，即非菩薩」！「全知全能」又沒有人我相在那裏？要說以「全知全能」把佛褒小了威德，我想佛不為你那樣小知小見吧！何以呢？觀世音菩薩是過去的古佛（正法明如來），他為救渡衆生心切，不管那一道的衆生，尚都隨類化身去渡脫！地藏菩薩寧可犧牲佛位，還要渡盡地獄罪苦衆生！唐居士這樣對佛教敬費苦心，而想攝化人心，轉移風尚，挽佛教於既倒之狂瀾，使佛法真正的能够播到民間去，乃至播到全世界每一角落去！這種菩薩發心，說幹就幹的精神，我們正不可厚非！反觀吾輩僧伽，我慢貢高，障障重重！縱然能提起筆桿在刊物上，發表一些提倡僧教育！復興佛教，一類好聽的名詞，高唱入雲，充其量也不過發表發表而已！佛教實質倒一點利益沒有得到，而他自己確爭得了虛名，架子也因之更擺得十足，至於刊物上所發表的向不負責！就是說：我說了行！你不行我要說，我說了就不必行！再不然就是專門指摘異己

，排斥他人，如借佛教名義做照牌，講經啟法會啦……等，其目的不外多受幾個皈依弟子，多賺些銀紙，置佛教於不顧，十方來的錢，不在佛教建樹上用，不結十方人緣，圖供一己之揮霍，不是存款，就是做生意，還有甚焉者，乾脆脫去袈裟，換裝蓄髮，正式遵從「和合僧」戒條幹起來，其墮落程度，比被逼迫不滿現實環境。走向道風山的，實有過之而無不及！怎麼慧石大師就一個不提，縱有涉獵也是輕描淡寫的過去，於其說是生花之妙筆，倒不如說別有懷抱來得恰當——冤死狐悲。

佛教徒不事生產，頗受到社會一般輿論的指摘，出發點要是為佛教，為結十方人緣，為社會謀福利，未嘗不可破戒幹他一下，但是，要是如我上邊所說，為着一己之私謀利享受，犯戒不犯戒姑且丟開；將來中國佛教步上印度佛教的後塵，想決不是單為稱佛為「全知全能」的一端吧？我本不想揭人之私，徒造口業！可是這問題，有關佛教復興前途太大！同時我也覺得慧石大師言論太不正！如無盡燈一卷三期載：「其中雖也會有幾個懷痞子，驚擾了整個空門的岑寂」，而那邊與這二句話相互抵觸，矛盾的地方很多，也就不必細說了，驚擾整個港九空門岑寂的，這樣孫行者大鬧天宮的事，我却未曾見聞，究不知何所指而云言？若謂是因某件事，而爐染得如此嚴重！那我真不敢承認佛教是極講平等，極講公理的了。因為那事也是被壓迫的弱小者，應有的呼聲（我並未參加，事情內容我確知道），而且也曾登有報紙，向社會作不平的控訴，慧石大師不作正義的聲援，揭破佛教黑暗的焦點就罷了，反而罵他們（他們縱壞還未脫過形吧）是壞痞子，這樣高深含有哲學意味的原理。我就難以解答了。這些皆是題外的話，因為以話引話引出來的

，無關宏旨，我也請慧石大師向佛法上會！下邊再來說正傳吧。

佛與神是很明顯而易分別的，一個是有實體的（也是權巧借用），一個是無形體的，佛就是世出世間的覺者（抑即是覺悟的聖人關於佛字詳解刊物上很多這裏恕不煩贅），神是空洞平乏，而無決定性的形質。佛與神根本毫無瓜葛，當可定論！縱有，不過形容佛之偉大而已，如佛之威神，神力等。我們寺廟中所供奉的韋陀與伽藍菩薩，亦稱為護法神，佛經上云神通神咒，還有天兵天將，亦可謂之天神天將，神字的講解，不外形容詞和代名詞的二種。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之神。神究竟是們什麼東西？根本就找不到！一般宗教所以借用：是裝璜其奇異和表示其靈驗。相信凡有科學頭腦，稍具佛學常識的人，除愚夫愚婦外，無不瞭如指掌。佛法又豈能與神教相提並論？佛法是指示人明白宇宙萬有真諦的捷徑，揭發人生之迷的淵源，不但佛法是非神論，依佛法真理，宇宙間從沒有所謂神的存在。然則佛教又何被世人目為迷信呢？這就不得不歸罪於教徒身上（法師者尤甚），不能曉人以佛法大義，徒以逢迎手段，附會其詞（求福陞官發財），不外討好和拉攏，這樣才能緣法廣大，「神佛不分，邪正不辨」，只能怨他們（信眾）智力不夠，對於佛法沒有多餘時間來熏習，聽聞，那些明教罪人，才不可饒恕呢！中國佛教不亡則已，亡則必在這班傢伙手裏！

全知全能」的道理如出一轍！唐居士說佛不是凡俗有漏的神，這話顯然是錯了，因為這話無異說：佛是超俗無漏的神，無形中這個神雖有實體了，而且這實體就是指佛，佛就變成爲神了，這樣一來不但形成有神論，連神佛也就不分了。不過我們要是以形容詞和代名詞來解釋這個神字，未嘗不通！況唐居士又在臺灣，菩提樹也出版在臺灣，要知道，臺灣雖是中國領土，但被日本竊據有年，經政府收復後，現在才是我們政府真正反共抗俄的基地，一時風俗民情，當然不容易改化過來，尤其在臺灣，信仰神教的人又特別多！安知不是唐居士大膽作風，寧可犧牲個人聲譽，爲着弘揚佛法不怕被人罵爲迷信，急於救渡外道心切而不擇手段呢！誠然，若死於句下，一定說佛教無神，那麼鬼當然更沒有了，鬼神既沒有，地藏經上何以又盡是些鬼呀神呀的呢？唐居士是不是傾向外道，不明佛法，知見不正？我們也得在他以前發表的東西上查查看，然後再下斷語未遲，像這樣盲人摸象無事生非，冒然的指摘，未免近於吹毛求疵！還有最要不得的，就是指摘唐居士說的譬喻。譬喻本不值一談的，而煞有介事似的，說什麼大吃一驚，未免有傷忠厚，文人相輕猶不應傷敦厚，更何況吾輩以慈悲自居的佛教徒——出家人。其言之可惡，其心也就可誅了。

唐居士隨筆上明明這樣說：「說佛不是神，我也云然。說佛不是『全知全能』，我不承認。至於說神是『全知全能』；我實萬難贊同」。可見唐居士把佛與神分得很清楚，他所爭取的是「全知全能」而不是神。在這裏須要明白的，就是「全知全能」是否專爲某一宗教，稱讚頌揚其教主之詞？敢相信任何外道不會承認的，——也不敢承認。因爲「全知全能」，並沒有註明，沒有指定屬於那一宗教的，等於佛教徒說佛是無所不知，無所不曉一樣，我們爲什麼不能用？佛是世出世間的大聖人，尙不能稱爲「全知全能」，反而在天上地下，三界內鑽圈子的外道能稱？此意殊使人費解。慧石大師或許會有這樣反問：「全知全能」雖耶教頌揚其教主用的，雖未規定，習俗已然，果爾，那問題就多了，如大師現在作文所寫的字，是倉頡造的，既是人家所造，大師何以會借用呢？致于文章上所發表的一言一句，無不經過前人說過用過（不是具體的），大師捨入牙慧，而按個名字擺上，就變成大師的著作，此非又有不可能之說乎？大師知道「全知無上正徧知，比對觀之，不知相差幾遠」！足見稱全知，未爲過火！但怕過火，才被人譏爲狂妄（不明佛法的！）要是以離四句，絕百非，魔佛俱斬的理性來說：全知固然不能稱，正徧知亦復是多餘的了。「假如有好事的耶教徒，把佛法經論及祖師大德們對於正徧知的正義指示出來，說正徧知不就是全知」，這個耶教徒最低已是研究佛經的學者身份了，知道一切法皆是假名，根本不會有這樣知其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問難，又何愧之有？唐居士真怯弱得很，僅以神佛二字而惹出許多麻煩，何如大師够膽！「說佛能『全知正徧一切法』，這和佛陀的覺義，倒還有點相近，我們只要存心魚目混珠。指鹿爲馬，耶教徒也奈何我們不得」！全知可算已承允許不談，指鹿爲馬不能不說是妙喻了，從前有個笑話故事：「一個縣官去拜會上司，那縣官所管轄的縣份，多麼大，上司問他道：聽說貴縣產猴，不知最大的有多麼大」？帝制時代，小官見到大官本來就手足無所措，聽見上司問他話，更驚慌得不得了，就隨口答道：大的有大人這樣大。話一出口又覺不當，隨即又補充一句道：小的如卑職這麼小」。這隻故事，縣官本心不是罵大人如猴子，可是他

太急了，太慌了，所以就弄出笑話來了。

「全能」在佛教典籍中，也許找不到這兩個字是事實。但是不以「全能」字面為限，還是有的。阿彌陀佛：四十八願度眾生，九品咸令登彼岸，這不是「全能」是什麼？大師對於文字還未能解，又遑論分別「佛」「神」？真是以管窺天，非天小也。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云：「佛告無盡意菩薩，善男子，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，受諸苦惱，聞是觀世音菩薩，一心稱名，觀世音菩薩，即時觀其音聲，皆得解脫。若有持是觀世音菩薩名者，設入大火，火不能燒，由是菩薩威神力故。乃至於怖畏急難之中，能施無畏。是故此娑婆世界，皆號之為施無畏者。」觀世音菩薩大悲寶懺：觀世音菩薩說此咒已，大地六變振動，天雨寶華繽紛而下，十方諸佛悉皆歡喜，天龍外道，恐怖毛豎，一切衆穢，皆獲果證。瑜伽上云：「阿難林間習定，夜見鬼王……汝三日之中，當墮我類，阿難驚怖，歸投大覺慈尊，叙說前因，啓請救苦之法，佛垂方便，利濟宏深，使延年而益算。」這皆載在教典上的，你能說沒有嗎？又能說佛不是「全能」麼？「佛以覺證宇宙人生的真理而成佛，所以佛為大覺者，不以創造天地人畜等萬物，像外道所崇拜的神一樣，而稱為大能者。乃至連佛是什麼還搞不清楚的人。三藏教理又焉從談起」。你這段文，也只能作對外道以神為教的反駁，不足以否認佛為「全知全能」的論理。「佛沒有能力使他們不害病，不瞎眼睛」，又說：「佛沒有權利賜予人什麼」，你這真是聰明把你誤了，文字障人不淺，我很替你畏懼，將來三途果報！處在末法時期的現在，佛法已屬垂危，正信不敵物欲，大師竟不執權巧，不執時機，而把大海之佛法，單取此點滴，不惟佛教徒見而要搖頭嘆惜，即普天下學者，也

不免要一伸舌頭了！

佛說法有權有實，是隨順眾生根機的；看什麼眾生說什麼法。這是研究佛法，不可少的條件，也是欲明白佛經的初階。一部經與一部立意，不但不同，而且有互相抵觸的地方，誠如上邊問難我的一樣；你說是，佛說非。你說有，佛說無。你說空，佛說有。很容易使人發生矛盾，其實大覺慈尊，權巧善便，那裏會有矛盾？即如慧石大師，祇曉得引證楞嚴經阿難所說：「我目從佛發心出家，特佛威神，帶自思惟，無勞我修，將謂如來惠我三昧，不知身心本不相待，失我本心」！就不知道楞嚴經在這段文上邊還有：「佛教文殊師利，將咒往護，惡咒消滅，提獎阿難及魔登伽，歸來佛所」。慧石大師說佛沒有權利賜予人什麼，這段經文，恕我未開大座講過經的苦惱，不知如何解釋？請慧石大師講講看！佛能否認「全能」於這段經文中，也可作為圓滿的答案了吧！

慧石大師不愧為法師，深得辯證法之三昧。（這是我因同門關係恭維的，其他的人，不是會說犯有前後矛盾的毛病，那我不敢負責）！既否認佛為「全知全能」在先，又說了許多佛教無神論，來！請看他自已已打着嘴吧自招呢：「一個正信佛法的佛教徒，對於凡俗有漏的神還可說他是有，全知全能的神是決定不會有的」。明白點說：就是承認凡俗有漏的神，而不承認「全知全能」的神，這與唐居士只能說：佛不是凡俗有漏的神，不可說：佛不是全知全能的神，（這神依照文意當然是指佛），相對之下，慧石大師豈不是連佛也否認了嗎！或者也許是他以前的理論，與現在的立言，在內心作激烈的爭鬭，而作「良心上說不過去」的懺悔語吧？

佛法本來是圓融無碍的，所謂：「法無定法」，不外「契機契理」。倘不善自運用，觸到成滯，雖無上妙法良藥，亦會變成害人的毒品，誠如科學之發明實有利於人，而用處失當，反而成爲殘害人類的利器；值茲魔燄高漲，如虎猛狂獸，佛法已沉在風雨飄搖之中，內乏堅強利人教徒

，外無有力正信支持，岌岌可危，已不待言！傷心挽回尤感乏術，何忍再給當頭一棒！縱謂糾正岐見，抑不應採此挖肉補瘡，灰宗滅祖之立論，當知一言興廢，猶如九鼎，更何況筆之於流通之刊物乎？余非好辯，實不得已也。吾輩僧伽固不必論（因為出家一年佛在眼前，出家二年佛在天邊）然而虔誠篤信的居士不能說沒有？真的，如慧石大師所說：「佛沒有權利賜予人什麼」，他們（居士們）定感失望而覺心靈空虛，灰心，不免怨言：「佛既無助於我，有失初衷，又何苦乃爾」！說不定踏上下外道那條路上去，豈不有違我佛度生之旨麼？所以我不願嗔怨怒罵寫這篇文章。「家珍」雖貴，何如束之高閣塵封，寢息一室何？寄語狂妄，勿小視天下無人，我很希望慧石大師，不要因為這篇文章，而急出一頭來，那我就罪過無邊了。嘿!!!

南無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！  
中華民國四十四年三月一日於青山包公崖

附作者來函

朱斐主編大居士法鑒：我是僻居青山，什麼刊物也不到。三月一號因事赴臺灣得讀貴刊及無盡燈，覺得慧石大師那篇文章，處在末法垂秋，正信不敵物欲的今日，影響人心殊大！本來社會人士對佛教，已存有空洞迷信的心理，不該再有此立論。所以我才一鼓作氣的寫成此篇文章，不敢說作爲慧石大師那篇文章的敵對，但也可一收既失信念的人心！余意如此，未卜尊見若何？倘不以末法魔強，請在三月份這期貴刊登出來，則功德之大，不啻齋僧供佛矣！匆此並頌  
編安  
弗因合十三月一日

編者按：當本刊三校已畢，即將付印的前夕，接獲香港青山屯門新墟弗因法師航郵寄到此稿，臨時決定由三十六頁擴展至四十頁，全稿照登。因此本期發行，略爲延遲，尙希讀者鑒諒！